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塞難
道意
僊藥

釋滯
明本

抱朴子
二

新鉅葛稚川內篇卷之二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塞難卷第七

八同卷

守一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僊道好僊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僊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



讀本記

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鐵之銷於爐冶甕瓦之甄
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器械之利鈍罍甕之邪正
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
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
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
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被天地
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
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
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

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
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
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
山林非有事焉魚鱉之托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
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
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蠱生於我豈
我之所作故蠱非我不生而我非蠱之父母蠱非我
之子孫蟻螻之育於醯醢芝穉之產於木石蛭蠃之
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

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天壽之事、果不在天地、僊決非所爲也、夫生我者父也、殀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妍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尪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支離劬蹇、所得

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濶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揚無舂彫之悲矣、然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

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欲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有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躋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言神僊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

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上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經世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而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

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尙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揖酌清虛於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僊法。

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靜玄默，自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僊之人也。夫恹恹惶惶，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沾之恐不售，慷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濶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游，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粲

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已、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覩貴不欲、居賤不耻、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吊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法、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鈎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博百民之云云、德待積於衡巷、志貞盡於事君、仰

民一作氏

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唇爲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已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與吾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聞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壽之可延、僊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

據談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効，覩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下之有僊者，率有經俗之才，當傘之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眩惑，則謂衆之所疑，我獨能斷之；機萌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矣。我謂無僊，僊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拒

之不信其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點自累，不肯覲爲，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姑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

於視聽而以已心之所得必因世間至遠之事謂神
僊爲虛言不亦敝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
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
故兩耳不相爲聽焉真僞有質矣而趣舍舛作故兩
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
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昭然可知如此其易
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僊之事之妙
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
知又何貴乎達者哉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

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嘿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
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
之未易明神僊之不見信其來尙矣文馬之野人古

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
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戎夷何可強哉夫
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
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
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
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

下之必無僊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
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
連環之義乎

釋滯卷第八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僊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
曰夫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
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
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

平

大乎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
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白恃才力
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
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百年
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寧封爲陶正方回爲聞
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推官於晉范公霸越
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
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
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

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誼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况又加以至神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槩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重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已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弘恩重

施矣今若按僊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僊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名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畧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深者耳故行炁或

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自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

時也、故曰、僊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蓋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卽止、聞有爲毒虫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卽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

炁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當禁忿怒多忿怒則炁亂不得溢或令人發咳故眇有能爲之者也余從祖僊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欲不可都絕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

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僊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

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開悉其所證據又不著明皆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輒便取集以至積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鱉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

校一作較

疲困之勞了無緇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而不知彼之求僊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水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校畧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按據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殂沒爲休

息其去神僊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克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妍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哉。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僊之士。不肯進官。皆修道。誰復佐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有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

党一作黨

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衡門。四老鳳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事功也。周黨麟跼於林藪。而無損孝文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志。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廈。翠蘭爲茵褥。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袞衣。薇藿當嘉饌。匪躬耕不以克饑。匪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况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胷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

遽

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僊之士獨潔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答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况遁放逸養其浩然升降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况學僊之人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

含一作合

之職勤久者有遲叙之歎才高者有循資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捨親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襟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處世之各有志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褊心下有稱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閭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

退今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
既韜盧鵲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布釋甲冑
而修魚釣况乎學僊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
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
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
海之混濊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
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
不過有數僊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
僊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

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
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僊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
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前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
望不睹七曜之炳燦暨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
恠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
矣特爲吾子畧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
卒開且令子聞其較畧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
聖其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
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幾萬里

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剝、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土凌犯、慧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猶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鑒而寒、天漢仰上、爲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寓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攬捨尤矢、旬始終繹、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子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中

海中、鄒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爲是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下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壘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聞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胃勞口、廩居起石、而况土船沙丘、觸目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穿

天墮甕飛大言

甕一作壁

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

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仞

丑一作

倚枯二負抱柱寄居

之虫委甲步內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
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
填海立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
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丸首畢方人面少干
之効伯率聖鄉之役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以乘
驚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監神娶來而虫
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內其振翅於

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
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
可皆復云無是事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
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
憑淵宋公刻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鵠之翩翩離朱
覲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
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瑩仲都袒身於
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
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恠於不得僊不得僊亦無妨於

抱朴子
卷之二
爲聖人聖人偶所不閑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
或不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
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僊亦何恠也

道意卷第九

守二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
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有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
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扎晉野竭聰不能尋其
音聲乎窈冥之內獬豸猪疾走不能迹其朕兆乎
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

有一作猶

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
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
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况乃
復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性號至於無垠去道遼
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
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顧其
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
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
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

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有嗜好之搖笑，馳騁流通，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腍，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靜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卧濕，而謝罪於靈祇，

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穰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銀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大牢之饌，求令名於

明主釋憊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况年壽難
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異
其曲佑未之有也夫慙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
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
豈况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
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
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能
救叛逆之誅也孝文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
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

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饗信之非不
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
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
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
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
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天多修用
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
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大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
謂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

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饑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劫剽、或穿窬斯濫、喪身於鋒鏑之端、陷已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旣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

虫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饑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托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久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

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
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
逃因爲宿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
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
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崇假令頗有其
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
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
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
莫敢令人扼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

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
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
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經
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
屢值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
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
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
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
或數十人厨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

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太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卽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其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已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

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人。而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隨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廬。寬亦得溫瘟病。託言入廬齋戒。

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僊非
爲真死也夫神僊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
老不死爲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
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僊法應尸解者何
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在年不死然後去乎天下非
無僊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寬弟子
轉相教受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
遵承而守之與得度世故欲今人覺此而悟其滯迷
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畧說故事以

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
鰕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
罾中而去本主來於罾中得鮑魚恠之以爲神不敢
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
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
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
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
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
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拙取之

未得卽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
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
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
愈者謝以一狔其目偶愈便殺狔祭之傳者過差便
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
填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
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研去便止也又
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
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

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
人頭上有餅恠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
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
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
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
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毋聞之乃爲人說始無
復往者又洛西有古人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
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
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

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任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覽者卽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

山矣又勅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悸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

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簞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路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薺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後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明本卷第十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夫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爲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

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治聞旁綜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酌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儒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是也固論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耻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今古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內

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魴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其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磧無量、而珠璧甚尠、鷹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妖、頽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萃、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塹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

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

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妖、頽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萃、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塹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

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槽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折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

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衰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胃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離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旣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

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折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蹂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燹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

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衰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胃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離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旣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

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折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蹂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燹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

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衰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胃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離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旣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

爲妖訛以神僊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群是以上
士耻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
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主鳴犢而仲尼旋軫
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况乎明
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任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
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
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萸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
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爾藏軌
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
山林誠欲遠彼腥羶而卽此清淨也夫八九室以精
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誼譁而污穢而合金丹
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凡俗之
聞見明靈爲之不降僊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
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
來牽之以慶吊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
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岫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
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
僊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

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
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
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
源本儒之爲末流旣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
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
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
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遷貴杜遏
歡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
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

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
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
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爲也善自修
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
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
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
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汙隆未之變也或
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
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

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猱於林麓之間。塊然流遁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摘華騁艷。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鑒。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心。又聊陳梗槩。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旣治世。致太平而又昇僊。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旣兼綜理教而又火

視則未可謂之爲減於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晉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僂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詭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驚質以涉昀。一作日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嘵嘵守

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
腹以奮電靈不亦蔽乎蓋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
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錫金之可陋吾非生而
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粵秘
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
學之徒猶有不解豈况金簡玉札神僊之經至要之
言又多不書登壇歛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
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
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豈吾子所詳悉哉

夫得僊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

或作

校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美於倒景之
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狐貉而偶猿狖
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
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爲戚也犧脂聚處
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群以獨往吉光
坼偶而多福哉

僊藥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爲天

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王札曾青、雄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僊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

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次則石脂、次則曾青、次則松栢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一名純盧、是也、或名僊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枸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建門冬、或名巔棘、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又遲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駛於木及黃精也、入山便可

蒸若煑啖之取足可以斷穀及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爲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板楔唯中以治瘰及辟蠱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芨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芨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耳而

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木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齒年可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

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齊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七，日至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

至一作三

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枕，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七，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

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戶隨入偃蓋中良久輒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常以碗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柱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心水山爲尤

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也卽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之旣凝則應末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石硫黃芝五岳皆

有而箕山為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名硫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字一作內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

字

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七日三畫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栢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八水水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在腹內刮服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其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為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錡掘之可得也末之

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未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卽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

盧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嬰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服之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十八丈有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枝則成地僊不死也。此輩復有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枝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未服

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枝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卽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七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僊芝狀似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枝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世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御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蟠蜎頭上有角領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卽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

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
乃剔取其甲火炙搗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
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提取服
之卽僊矣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
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
不燃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
數千或作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
起走以石上菖蒲塞鼻卽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
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千歲驚其巢戶北向其色多白

而尾掘取陰乾未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
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
生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
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
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未服方寸七令人
昇僊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
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偃日必
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日
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

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

或作花

一把以入山山

神喜必得之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
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
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
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
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
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
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
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

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
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
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
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五雲之法或以
桂葱水玉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
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
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爲粉或以無巔草
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三年老翁反成童
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

與僊人相見。又他物理之卽焦而五雲以內猛火中經時終不燃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晻晻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窰水。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僊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接方合服。皆得僊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

元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無赤

光者。不任以作僊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黃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爲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腸裏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鍊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癥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厨。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志者。鬼試人耳。玉亦僊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

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僊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
以葱漿消之爲粉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濡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閩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曰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虫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

二作不

俱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一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合得招一作始珪璋環璧及校一作裝劍所用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爲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僊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

以一作引

龍膏鍊之然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火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化之包彤蛇黃合之可以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丸虫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厨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步行

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

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

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

斷穀

一作楮

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

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

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人青龍山去槐子以

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

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玄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

表一作衣

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夫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十五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暈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

者耳。又菊花與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而菊甘而蕙苦。諺言所謂苦如蕙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爲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與酈縣最多。僊方所謂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効。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况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爲臨沆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天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

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况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賣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僊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僊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

悅肌膚玉澤僊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僊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其左右皆云不見火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

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
地僊也于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
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
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
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
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遠及於是
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
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
走入山饑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

實當時苦澁後稍便之遂使不饑不渴冬不寒夏不
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
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
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
成僊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
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朮遂不能饑數十年乃來
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
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
高岩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

因闕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
術一名山劑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長服
山精昔僊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僊各數百年乃
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
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衆終服菖蒲
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恒不寒又菖
蒲須得生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
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
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濡入火不

灼

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也林
子明服木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
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
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僊人玉女往從
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炙癥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
仲服遠志土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
在立亡僊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怠於
神丹終不能僊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
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措持耳或問服

土一作立

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服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服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己卯己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己未己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己巳己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鋒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鋒右 右就左 次鋒右

右過左 左就右 右就左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有九跡小神方用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

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藥力未行而被穀駐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巳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

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故也真丹三斤白蜜六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丸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內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卽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卽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彈丸一枚亦可一丸外爲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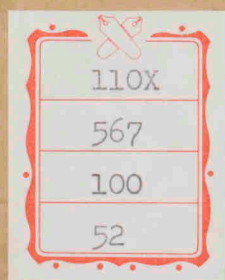
食作食

尺一作尸

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
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僊。勿妄
傳也。兩餌銷黃金法。猪負革方脂三斤。醇苦酒一斗。
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肪中。百八
百出苦酒。亦可食。一斤。壽蔽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
五兩。千二百歲。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曰作之。
神良。勿傳人。傳人藥不成。不神也。欲食去三尺藥。當
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下。醇苦酒三升。淳漆
二升。一和蜜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
本二升

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
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
畢。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
光矣。

葛稚川內篇卷之二 終



110X
567
100
52